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葵叅訂

傳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輦第魚服、鉤膺鞶革、

輿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
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杆也。試肄習也。總結上二句言衆且練也。率總率
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與赤貌。箚第以方文竹箚為車
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倅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
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苗畝
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
以軍容之盛也。

孔疏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一歲曰苗。二歲曰新。

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苗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瞻彼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樊讀如鞶帶之鞶。今馬大帶纓。今馬韎是帶鞶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

呂記。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嚴緝。奭音興之入。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

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之數。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鋒後實。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末害辭。其說是也。

疏義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因道當時之事。而就用六句相呼應耳。蓋與兔置采薇略同。但兔置采薇是借彼之所事為起語。采芑是用已之所事為起語。○新田在彼。當畝在

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其車三千衆也師千之試練也○此章先言軍衆且練以見軍實之盛繼言車馬如此以見軍容之盛

輯錄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推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麟○按○此○與○下○章○各○十○二○句○凡○四○韻○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
又○一○體○也○古○今○人○於○誄○祭○之○篇○亦○多○有○為○之○者○集○傳○每○彼○反○
試○詩○止○反○即○翼○革○俱○為○北○音○作○去○聲○讀○固○一○叶○耳○馬○婁○領○字○彙○
領○腮○領○也○婁○未○詳○但○別○有○賴○字○云○同○體○則○婁○疑○亦○如○頤○頤○之○謂○
○上○六○句○以○三○句○興○三○句○易○明○也○其○下○六○句○亦○以○方○叔○率○止○至○
翼○翼○自○作○一○連○說○路○車○有○與○至○偉○革○又○作○一○連○說○勿○混○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淮○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
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瑤○魚○珩○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軹○鼓○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

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轡。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瑒瑒。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毛傳錯衡。文衡也。

鄭箋交龍為旂。龜蛇為旐。

孔疏說文云。鞅。長轂也。則轂謂之鞅。考功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象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象。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路車有真。真是赤貌。故

知約必用朱錯雜也。雜物在衛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用也。玉藻云一命緼黼黻珩再命赤黼黻珩三命赤黼黻珩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蔥珩則三命以上皆蔥珩也。故云三命蔥珩明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通解朱字對蔥字皇字對璿字

六帖朱希斯皇有璿蔥珩古人句法倒用以為錯綜如楚辭吉日兮辰良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退之詩星登五岳瀛四尊皆本於此

麟按此章亦炤上章各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前六句以新

田○在○彼○中○鄉○在○此○興○其○車○如○彼○旂○旐○如○此○語○意○亦○相○應○也○後○六
句○亦○是○言○軍○容○之○盛○雍○容○閒○暇○意○有○之○疑○反○不○甚○重○鄉○央○殫○玠
凡○四○韻○集○傳○玠○叶○戶○郎○反○名○物○疏○曰○詩○詒○云○輶○較○之○旁○出○者
也○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玉藻○注○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蔥
雅○翼○云○蔥○本○白○而○末○青○青○色○尤○美○

○賦○彼○飛○車○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淮○止○其○車○三○千○師○干○之○武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興○也○車○鶴○屬○急○疾○之○易○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鐃○也○伐○擊○也○鉦
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檜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孔疏：周禮有鐸、鐃、鐃、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則鐃、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鐃、鉦也。形如小鐘、是

錡亦是鉦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末二句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上不言伐鼓。亦互文。

嚴緝晨風傳曰。歟疾飛貌。山陰陸氏曰。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為鵠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勢。又以亦集戾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麟○按○此○章○亦○斷○以○六○句○為○一○截○三○句○為○一○連○謂○興○獨○至○末○者○長○
也○但○後○六○句○鼓○自○興○旅○叶○淵○自○興○閨○叶○韻○脚○又○一○變○換○耳○隼○之○
飛○而○戾○天○以○興○其○車○三○千○亦○集○爰○止○以○興○師○干○之○試○亦○自○可○神○
會○試○為○肄○習○非○習○此○進○退○之○節○又○於○何○等○也○但○後○六○句○又○是○承○
此○而○詳○言○之○故○注○曰○如○下○文○所○云○既○有○下○文○則○前○六○句○為○上○文○
亦○無○疑○矣○是○注○以○興○師○衆○之○盛○斲○指○三○千○句○而○進○退○有○節○斲○指○
師○干○句○如○下○文○所○云○則○以○該○後○六○句○俱○為○無○疑○讀○者○無○自○生○葛○
藤○可○也○

○螽○斯○蟊○蛄○大○邦○為○讎○方○叔○元○毛○弟○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煒煒、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賦也、養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
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煒煒盛也、霆
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
畏服也。

呂記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
楚、○李氏曰、方叔為一時大老、○爾雅疾雷為霆、注雷之急疾
者謂霹靂。

輯錄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子曰、出師之道

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也。○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三句一韻。第四章雖猶醜二句一韻。

通解：上三章興體也，以三句為韻。此章賦體也，以二句為韻者。三三句為韻者，二亦文章之變態也。

六帖：戎車三句一串意，俱就戎車言。蓋嘽嘽煒煒言其數之衆，盛而如霆，句即狀其勢之雄也。○來歲非必不戰，而服雖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遽爾來服，有不專主於戰鬪之功耳。此亦是褒美之體，未可拘拘。○克壯其猶者，方叔之謀略出於兵家常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

麟按此章亦在六句截。集傳醜叶尺由反。周南葛覃前二章亦三句一連。後一章又變為二句一連。但章谷止六句耳。然體與此篇頗得髣髴。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嚴緝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北伐則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靡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大全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

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夫豈曰夸云乎哉。

古義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我事齊力、尚強也、田

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雒邑也、○周公相成王、營

雒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此下全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既言將往東都也。

孔疏言修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旄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

呂記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程氏曰。攻堅也。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

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
麟按。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作此詩。以田獵為主。○必往東都。
會同者。以居天下之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詩柄復會字。
因田獵。因字各妙。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
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
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孔疏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疏義馳騫於諸侯采地不可也故自以閒曠之地供田獵
六帖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蒞舍遂以苗仲
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
六服盡朝王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按當時不是會
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猶春蒐冬狩而
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蒸而四時之祭通稱蒸嘗南經北
譯而四方之譯通稱覲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
稱駕言行狩豈又是仲冬也

麟按文定此說是大足破人泥古之過。于苗行狩則大段取叶韻故不拘耳。○古義甫草鄭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澤無水者曰藪。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郡縣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或疑下章言搏獸于敖。與此甫草行狩地名互異。謂不應既獵於此又獵於彼。按今河南通志古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滎澤南至鄭州界五里。鄭州東至中牟縣界三十五里。中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在金俱屬鄭州。我朝以滎澤屬鄭州。與中牟俱隸開封府。二地相去本不

其遠據郡縣志言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則教地正在圃田中耳。鄭道元云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

○之子于苗徒也選徒從也翬翬徒也達施設施搏獸于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翬翬徒也羣衆盛也。數

車徒者其羣意也翬翬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

聲又見其靜治也。教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獵也。

孔疏大司馬仲夏教茆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

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群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

嚴緝建旄於車。而設旒於旄之首。

大全東萊呂氏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郛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焉。

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孔疏箋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鳥有三等。金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

烏、白烏、黑烏、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烏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烏也、而曰屨、屨通名、以烏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烏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令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友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歲緝首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

輯錄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莊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解頤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

麟按：禮書亦云：諸侯芾，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方，其繪火山。

上有頸肩、旁與上有紃、中有紃、孔穎達曰、方則殺也、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王冕服赤烏、黑紃、纁純、皮弁服白烏、青紃、纁純、冠弁服黑烏、赤紃、纁純也、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飲、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𦵏、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嚴緝決、即衛苑蘭、所謂佩鞬也、

疏義鈎弦開體謂方之體開之使內向而來也放弦謂之遂詩
話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通解射夫兼指諸侯之同來會者故朱傳上曰蓋諸侯來會者
而下曰諸侯之人也孔氏亦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同協也以
齊一言我字指天子助我舉柴者猶下篇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意也舉如舉事之舉大意云諸侯之人各同其力於以助此積
禽之事傳用言獲多句何以見之曰但言積則所獲之多不言
自見矣

講意鈎弦則決與右指而相合遂弦則拾與左臂而相符方之

強者配以矢之重、弓之弱者配以矢之輕、
麟按集傳、飲與柴叶、調讀如同、與同叶、此太穿鑿、六帖射夫既
同為散句、而飲調柴俱一韻、必六帖是也、然字書無攷、○調字、
本田聊切、一徒弔切、一職流切、又一叶徒紅切、雖騷攀欲繇而
能調、叶求樂獲之所同、是也、朱傳或依離騷耳、然如此恐不成
詩理、故不敢信、柴字音辨、略見召南采蘋篇、○古韻六御七遇
本通用、飲柴其類也、乃到暴老詔皆可與相叶、則調為去聲可
與飲柴相叶、亦無疑、故吾斷欲從六帖、○魯詩世學本、直作弓
夫既調、決拾既飲、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則又似遷就而顛倒之、

亦不足據。

○四黃既駕兩駟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
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
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
射御之善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
此物四驥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
則中。如椎破物也。

麟按集傳。猗。叶於箇反。古義箇韻。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獸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膈。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於右肱。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

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
此鄭說今不從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釋文臠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解前肉也。本亦作
解或又作肫。臠本亦作肫。謂肩前也。郭璞云謂肩前兩間骨脾
本文作脾。謂股外肫謂水肫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肫。
孔疏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
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
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
後已取其下也。自在臠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臠為上殺以其貴

心死疾肉最潔美也。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
遠心。或稍遲。肉已微惡也。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肱為下殺。
以其中脅。次最遲。肉又益惡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
達於右肱。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肱。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
本。當自左肩髀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左傍
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
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每
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
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

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獨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嚴緝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臙腰左右虛肉處。

疏義而傷不獻等。謂不獻於君。

大。全。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僻。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古義殺梁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麟按此章上兩疊字下兩不字應各二句射說庖不盈頒禽均

是反炤解

○之子于征有聲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嚴緝補傳曰之子于征謂有司比之征行疏義大成以獵事言

大全慶源輔氏曰、聞師之獵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安成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操其大要以為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東華公劉亭章皆然、○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

贊美之也。

麟按如此即君子大成俱紹本章云威德大業須麟說者頗安。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疏義田獵皆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古義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俘于甫。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駒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

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用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孔疏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較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

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嚴緝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其實戊日未田

輯錄晉天文志曰房四星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

通解曲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以戊以庚

六帖凡祭祀為內事因獵行師為外事

麟按字彙戊莫候切本音茂此詩叶莫吼反則音牡集傳禱丁
口反好許口反是六句皆有韻同叶也今人讀戊通作務術家
或稱為武俱非是惟孟子集注太甲太戊相塾相仍猶讀太茂
為合耳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於戊則解亦即
為茂不但同音云○舊韻戊字在二十六宥洪武正韻十九宥
音解並同○古義楚辭云吉日兮辰良天干為日地支為辰十
干五剛五柔十二支六陽六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歎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鹿麋麋衆

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雒水，今自延津流入鄠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字法視駿之所聚，廐廩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教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雒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雒，非河南之雒也。古義庚，剛日也。外事以剛日，擇馬以田，亦外事也。孔云：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邢凱云：古今消吉，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乙亥嘗之。
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
拘也。

麟○按○上○章○言○備○其○具○而○可○獵○此○章○言○得○其○地○而○可○獵○亦○自○未○獵○
時○言○也○集○傳○馬○叶○滿○浦○反○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歌三曰羣、二曰
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

於其事以樂天子也

孔疏周語曰歎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歎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歎亦宜然故二曰友三曰群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

嚴緝釋地曰廣平曰原○錢氏曰俟俟緩行若相待也

麟按中原即漆沮之地也其祈自孔疏以下俱以歎言至聚岡講意始主地言末二句見人心競勸意須說得氣象六帖儵儵二句只是多意集傳有友俱叶羽已反○鄭雅書文人三為衆而歎三則為羣人二為耦而歎二則為友亦先輩集中警語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紀、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祀曰紀。一矢而殪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
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
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
醴也。

孔疏：小者射中必殪，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
殪。小紀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且以酌醴。是
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
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邊豆，不得言俎實矣。

嚴緝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
䟽義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
說通上章是方獵而人心傍躍、此章是既獵而禮儀甚備。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
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
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
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屬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寔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
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
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
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雁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
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疏義：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也。故以起興。○此章離散
時也。

講意：興意四句止。劬勞就於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意。鰥寡即

可矜之實。故注只以一句言之。蓋流離頽尾。夫妻有不相顧者多矣。亦不必用注中老而無妻二句。

六帖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得所止。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寡叶果五反。古義寧韻。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雁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孔疏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

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

嚴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義。書以鼯鼠既踯。陽鳥攸居。為得其所。

疏義此章安集時也。

通解此章勛勞就版築上說。與上章不同。

講意古人築室。以恒牆為先。百堵言築室之多也。

六帖一章悲中寓喜。二章喜不忘悲。唐應德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彼一時也。安知今日之及此乎。雖則勛勞。其究安宅。此一時也。寧復何日之可哀乎。

麟按興意亦四句止。集傳澤叶徒維反，宅叶達各反，古義無韻。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比也。流民以鴻雁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也。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釋文：卷本又作嗷聲也。

疏義：前二章以鴻雁興之，于此言鴻雁而不言之，子則以彼而比此也。○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通解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不是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雖曰劬勞終是喜幸之意。

講意二句截哀鳴二字極重。

六帖鴻雁聲哀故三章以為比。說通哲人暗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典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枝。

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鑾鑾○王將起視
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

矣○朝者至而聞其鑾聲矣○

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釋文○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
庭燎○皆是招衆為明○

孔疏○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
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
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

大燭為門外其散則通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呂記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

嚴緝。竊聲將將。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

疏義。司烜之烜。音毀。以物云者。即松葦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故謂之物。則意度之爾。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十則以次而小也。

六帖。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是詰問之詞。下句是想像之詞。其

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鶯轉舌。著一雖字。便非玄解。

古義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鷄唱。所謂鷄鳴歌。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賦也。艾。晝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釋文。艾。鄭音刈。晰本又作晰。之世反。

嚴緝晰晰然其光漸小。

大全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

通解此詩皆一時語無再問三問之說安成劉氏說差蓋心常
恐晚故愈問而愈感也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者疏義曰始猶
稍遠至此則加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
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鄭箋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
別色始入

嚴緝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語類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

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麟按大全輝許云反集傳音熏旂叶渠斤反

庭燎三章章五句

增釋許氏曰此同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是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人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矣

麟按詩傳聞曰、舊說此詩以為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
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吟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
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者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
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然自未央至向晨、自
聞鼓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
理、或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極、控未央、進銳退速、
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亦是、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航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
詩。言流水猶朝宗於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飛之兄弟諸友。乃
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我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孔疏。春見曰朝。二句。太宗伯文也。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朝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
疏。義。朝宗於海。知所向也。隼飛或止。知所止也。○物。若。有。知。人。
不。如。物。故。以。起。興。○親。疎。遠。近。皆。無。肯。念。亂。者。詩。人。所。以。深。憂。
之。也。

通解。當。安。危。利。害。之。餘。勤。之。以。天。經。地。義。之。切。

講意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興一事。

麟按此下二章雖皆兩事興一事。然是四句興四句也。與南山有臺體例畧同。但彼以兩事興兩事較整耳。集傳海叶虎消反。友叶羽執反。母叶滿消反。○兩事興兩事。整詞也。兩事興一事。層複不已之詞。所以深致其決也。

○河彼流水、其流湯湯、航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蘇傳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

疏義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此章不蹟者。致亂

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前章反興此正興。

○駘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疏義循彼中陵言不橫絕曠遠知自過也○隼不自縱人乃縱
說亦以人不如物起興○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爰中之
一人也○

通解能自持以敬則已無可說之事人無可說之機故說言無
自而興始憂於人人字指說言之民非指兄弟邦人諸爰率反
諸已謂吾爰各人當反求諸已非專指自己也○
講意自我視彼為訛言自彼毀我為說言○
麟按此章以兩句興兩句至四句截亦反興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大全定字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說而歎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歎詩人忠厚之意也

麟按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沔彼流水東灌于瀛二句注云灌衆派趨走之貌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化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穉落也錯

鴈石也。○以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
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
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釋言愛當知其惡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繇是四者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廢幾乎。○
孫義四者皆舉此以為例。○四者雖有不同惟能明善誠身而
不蔽於私者處此無難矣。○
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
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

明理。禮釋后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解頤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教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與。○九臯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析之澤。陸氏曰。

澤曲曰皋見楚辭注釋落呂叔與曰落葉穢雜

大全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諷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

講意通篇既是託喻正意只可繳內以已意說出若以注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指○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玉說有礙下章

六帖按鶴軒前垂後脚青黑朱頂白身長頸周尾頸翼有黑尾則未嘗黑也錄以証跡傳之誤

麟按集傳野上與反則與渚為一叶下擇與錯又為一叶第三
條多一句亦是樂彼之園爰有樹檀二句為一句也雖集傳園
又叶檀而子先從之然頗不必○據疏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
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
喻深遠則九臯非一定之名也又說文淵回水也列子九淵義
同然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李蕭遠云水通之為
川塞之為淵荀子云積水成淵與潛字意較合江記注渚小洲
也水岐成渚即魚泳游之處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

楮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
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
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非正解橫逆侵
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
吾聞諸邵子云

釋文穀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未也

孔孫以上楹檟類之孔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
幽州人謂之穀宋荊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

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
麟按此章四條皆進一層以為變化。穀詩緝本作穀。從德明
引說文從木非從未語也。然洪武正韻五穀之穀作穀。以為從
穀從禾。維穀之穀作穀。以為從穀從木。則說文解當爾。詩緝竟
作穀者誤。字彙維穀穀字。或又作𥽿。俱收木部。五穀穀字另
作穀。收禾部。與洪武正韻同韻。瑞又引說文云。五穀之穀。或從
米作穀。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而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蹄。酒誥曰。圻父薄。

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常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

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愁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

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蹄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

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轉移。

也。此勇力之士。貴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亂于王之爪牙之士。

孔疏若疇圻父。亦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繇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常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常士八百人。其職云。常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

舍王出所止宿處。開控極也。然則為王開守。乃是常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常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士。常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常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

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卿也掌封畿兵甲
當作畿字古者析圻畿字得通用故此作析尚書作圻
嚴緝無所止居謂使之從征在外無定居也

疏義

圻父薄違者謂圻父迫逐違命之人

輯錄

析與畿通父亦與南通說文男子之美稱亦謂尊之也

大全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

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以所謂爪牙者也

○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

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麟按集傳牙叶五胡反○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
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又尚書酒詁文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况爾之疇匹而
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
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
官司徒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廊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其
解忠同但箋傳云若疇圻父而集傳云圻父薄違則似以集傳
為正且因此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此名亦非杜撰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嚴緝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麟按今士止俱在四紙韵

○祈父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瘠

賦也賈誠尸主也瘠飢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

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

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

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書司馬之不聰其意謂

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負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攷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輯錄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韋昭曰
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
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
言汝乃驅吾從我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
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
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成勾踐無忌之
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豐城
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

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
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
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
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
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
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絆
其足。維繫其鞵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

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嚴緝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韞韜鞅。絆杜預注云。在背曰韞。在胸曰韜。在腹曰鞅。在後曰絆。韞韜鞅絆。音憲。引養半。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圃同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之類。緝錄漢書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通解夕非朝也注言夕猶朝者同為時之較也藿非苗也注言

藿猶苗者同為已之物也嘉客之義非逍遙也注言猶逍遙者

又不過同為我留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思上下相同為

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麟按說文曰藿禾之少也於焉嘉客猶言有嘉客亦佳句集傳

夕叶祥禽反客叶克各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以前說為正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來駒
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來白
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
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
得遂也、

大金壘山謝氏曰、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蒿
門皆有輝華、○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

鳥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玉
小者是侯招橫使來也○
麟按此與下章又設為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辭慎爾勉爾皆
強之之語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來白駒入空谷○束生芻
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
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而有遠我之心○

也。

巖緝空谷、寂寞無人之所也。芻刈草也。俗作芻。今曰生芻、新艾之草、所謂青芻也。○言賢者遠遯、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也。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則如玉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為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李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藤逢一豆、皆因馬以見人也。藤音閑、又音覓、牛馬食餘草節。

講意注中歎字語字、莫字自詩人說、乘字入字、秣字自賢者說。

麟按爾音只穀問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預人家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遠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六帖善道即患難相救恤之意。

麟按黃鳥三句○斷指投國○此邦處方有轉折○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
復吾諸兄○

比也○

麟按○不可與明○東萊曰○不足以知其緩急○往戚○華谷曰○言以橫○
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俱通○然華谷較有與字○集傳明叶○
護○即反○兄叶虛王反○古義陽韻○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
復我諸父○

比也。

麟按大全父扶雨反古義磨韻。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官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遷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賦也樗惡木也昏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養也○民適異

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
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
邦家矣。

孔疏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

呂記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

麟按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魚韵。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思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遂牛藟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嚴緝陸璣曰遂似蘆菴而葉長可繫為茹。○曹氏曰遂蒿皆野

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賦也、菑、當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
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
責人忠厚之意。

呂記陸璣曰、菑、幽州人謂之當燕、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散
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卹、
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富、

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說通婚姻之故，四字罷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耻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辭，亦加人微罪之意。

麟按：集傳蓄叶筆力反異。叶逆織反。夫全成論語作誠。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考友睦，蒞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

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邇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以詩所刺之民乎、